**冯渊：聂赫留朵夫的意义在哪里？**

**一、“毁灭”与“复活”**

**师：**我们今天来学习《复活》（节选）。课文从多年以后聂赫留朵夫与玛丝洛娃的重逢开始写起。与《雷雨》情节类似的是，《复活》也是年少时的情感故事在人到中年时的再度审视。人物如何对待自己的过往，如何审视自己的心灵发展历程，这些反省最能反映人物的本质。

**生：作家常常通过人物的回看和审视来塑造人物复杂的心灵世界？**

**师：**至少托尔斯泰是这样的。聂赫留朵夫和周朴园在见到旧情人时的表现明显不同，这两种不同的人格，也会引发我们对人性的深思。周朴园发现眼前的老妈子就是当年爱过的侍萍时，他的表现是这样的：

鲁侍萍 你自然想不到，侍萍的相貌有一天也会老得连你都不认识了。

周朴园 你——侍萍？（不觉地望望柜上的相片，又望侍萍）

鲁侍萍 朴园，你找侍萍吗？侍萍在这儿。

周朴园 （忽然严厉地）你来干什么？

**生：他为什么突然严厉起来？**

**师：**他害怕往昔不体面的故事影响他现在的体面。一个老妈子出现在周公馆，说自己是老爷当年的情人，用今天的话说，这会让周朴园在一定程度上“社死”。这是在社会上体体面面的成功男人最不愿意经历的事情。所以，他的款款深情在与现实交锋时，马上就现了原形。即使他对往昔留存一点温情，那情也是一钱不值的。

**生：我明白了。那聂赫留朵夫呢？**

**师：**我们看课文：

“对，我在做我该做的事，我在认罪。”聂赫留朵夫想。他一想到这里，眼泪就夺眶而出，喉咙也哽住了。他用手指抓住铁栅栏，说不下去，竭力控制住感情，免得哭出声来。

……

玛丝洛娃看到聂赫留朵夫激动的神气，认出他来了。

“您好像是……但我不敢认。”玛丝洛娃眼睛不看他，叫道。她那涨红的脸突然变得阴沉了。

“我来是要请求您饶恕。”聂赫留朵夫大声说……

“请您饶恕我，我在您面前是有罪的……”他又叫道。

**生：聂赫留朵夫先认出了玛丝洛娃，主动到监狱中来探望她，他清醒地认识到自己过去的行为是有罪的，不管对方能否原谅他，聂赫留朵夫首先认识到自己罪孽深重。他不是为了良心安宁来求她原谅，他是以牺牲余生的体面与尊严来弥补当初的罪孽。**

**师：**说得好，很少有人能这样做。聂赫留朵夫在俄国贵族地主中也是难得的异类。俄国许多老爷也和周朴园一样，早就将当初的罪孽忘得一干二净，甚至并不认为那是罪孽。在许多关键时刻，我们很难保证不犯错误，包括严重的错误。事隔多年，错误的后果呈现在自己面前时，周朴园选择了回避。在这三十多年中，他也许有过追悔、自责、怀念，但那不过是他在误以为被欺凌与被侮辱的对象已经死去而自身的安全和体面得到保障的情况下，表现出的矫情。聂赫留朵夫这些年中也曾有过零碎的、片段的追悔，但当他直面玛丝洛娃今日之惨淡境遇时，他麻木的灵魂开始动摇，他忏悔的意识慢慢苏醒。这是《复活》最可贵的地方：总有一些灵魂，虽然在污水里泡过，但在自身的反省和淬砺中，触摸到了最初生长时的纯洁，恢复到了富有生机的状态，能重新审视生活和情感的意义。《复活》讲述了人毁灭之后如何复活的故事。《雷雨》讲述的是毁灭和毁灭之后极力逃避的故事。

**二、“沉醉”与“纯净”**

**生：聂赫留朵夫后半生要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他和玛丝洛娃的差距这么大，即使真的和玛丝洛娃结婚也未必能获得幸福。“复活”是针对“毁灭”的，老师，我想问，有没有可能避免这类“毁灭”式的悲剧呢？**

**师：**聂赫留朵夫在姑妈家第一次见玛丝洛娃的情景，是两个青年男女的自然吸引，是纯净的爱的萌芽，给彼此的生命留下了十分纯美的记忆。托尔斯泰对此有详细的描写：“只要卡秋莎一走进房间，或者聂赫留朵夫老远看见她的白围裙，世间万物在他的眼睛里就仿佛变得光辉灿烂，一切事情就变得更有趣，更逗人喜爱，更有意思，生活也更加充满欢乐。”

这类有着美好开头的故事，其结局各异：一些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一些令人遗憾和感伤，还有一些则如我们读到的这两个故事——女主人公被摧残和损害。你问有没有办法避免这类结局，我倒没有想过。

**生：老师，我读了聂赫留朵夫的故事，感到巨大的冲击力，托尔斯泰这个故事太沉重了。这个故事从情节的角度看，有没有另外的发展可能？**

**师：**《复活》是托尔斯泰的暮年之作，饱含了更凝练、更深沉的人生思考。当然，我们也可以用自己的体验来重新构思这个故事。课文一开始，聂赫留朵夫去见玛丝洛娃，对方毫无感觉，这个贵族老爷却不停地流泪和哽咽，他沉痛地认识到自己的罪孽，他是多么残忍地毁灭了一个美好、纯洁、善良的姑娘。但是，聂赫留朵夫并非天生的恶棍。

十九岁时，“在他的心目中，只有妻子才是女人。凡是不能成为他妻子的女人都不是女人，而只是人”。那时，他是多么尊重女性，多么洁身自好。可是三年后重新见到玛丝洛娃，他只剩下本能。他亲手葬送了最纯美的情感。

如果他发乎情、止乎礼，自我约束，如果他将玛丝洛娃当作值得尊重的姊妹，那么，当初他们会一起追跑打闹，互生好感，保持纯净的少男少女之间的情感，而当他们多年以后重逢，不管各自的生活轨迹如何，那一段青春岁月的记忆将成为岁月的醇酒。

**生：但仅仅描写这样的关系，《复活》能成为巨著吗？那不就是一篇清浅的、弥散着淡淡感伤味道的散文了？**

**师：**说得好。人生的轨迹不是人自身能完全设计好的。聂赫留朵夫如果一直保持着纯洁生活的理想，抵抗身边的污浊的侵蚀，体谅、爱惜玛丝洛娃的情感，多年以后，他就是一位温柔典雅、受人尊重和爱戴的老爷。他需要和内心的欲望做斗争，他需要每走一步都小心翼翼，为每一份感情负责。

但是，人很难做到不受诱惑，尤其是青春岁月懵懂无知的时候。小说花了很多笔墨写这两个年轻人在情感和欲望面前的小心试探。要知道，总有人会不小心跌进情感和欲望的沟壑。托尔斯泰要写的不是人一辈子的清清白白，那很美好，也很单纯；他要写的是人在掉落之后的痛苦挣扎与复活。

**生：看课文中聂赫留朵夫的内心独白，我总是为他感到难受。我宁愿单纯地度过自己的青春时光，免得人到中年时像他那样心灵遭受切割般的痛楚。**

**师：**你当然可以这样选择。现实生活中，我们祝愿大家一生坦荡如砥，幸福安宁。可是阅读文学作品，在观看他人的悲剧时，我们要看的不是悲剧如何避免，而应该去看人性在不同境况下表现出来的千姿百态——有时纯洁无瑕，有时黑暗阴郁，有时放浪纵恣，有时掀起内心的狂涛要拯救整个世界，有时心灰意懒龟缩在冰冷幽暗的角落怀疑人生。我能告诉你的是，你有选择的权利，但你未必有选择的能力。人，总是被不可知的力量推到不可知的前方，这是因为人不是设计好的程序。

**生：老师，沉醉在情感和欲望中，到头来逃脱不了与灵魂的对视；有保持纯净的愿望是好事，即使能真的达成纯净，一辈子也未免太简单乏味。唉，我好难选择。**

**师：**我们能做的事是好好地、踏实地生活。能否避免悲剧是现实生活中应该考虑的问题，不属于文学范畴的问题。文学的任务是揭示各种生存状态，描摹各种情感方式，刻画各色人等在命运变化面前表现出的人性的丰富与深刻。文学是生长在肥沃的痛苦土壤上凄凉美艳的花。